



编者按：

春节的脚步渐渐近了，我们推出这组特别报道，聚焦一群普通的劳动者，他们或在深遂矿井中操作机械，或在荒坡上筑梦兴业，或在城市工地砌砖铺瓦，或在异乡驾驶吊车运载乡愁，这些鲜活的个体，交织成一幅返乡与外出交替的迁徙画卷，折射出中国亿万劳动者的坚韧与担当，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挑战与机遇并存，看到了个人的奋斗与时代变迁同频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

诠释着“安康”的深刻含义——安穩的家园、踏实的幸福和对未来的期盼。

这些故事，是无数劳动者的缩影，他们在生计与团圆、离土与守土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，日复一日地诚实劳作。这些微光汇聚之处，恰是中国社会最美的底色，并时刻提醒着我们：只要对生活报以热爱，只要保持奔赴的热情，每个平凡个体都是时代的主角，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打拼

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有盼头

记者 范旭 通讯员 王芬

“不出门，那日子咋过得下去啊？”谈及当年离家务工的缘由，白河县西营镇柳树村的邓隆华满脸无奈。20世纪90年代，他的家乡柳树村水田沟峰峦叠嶂、道阻且长，恶劣的自然环境，让勤耕苦作的乡亲们难有好收成。“家家户户没有一块好田地，陡坡上巴掌大的地块，干活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摔进山沟。”彼时，邓隆华家只有三四亩薄地，辛苦劳作一年下来仅能收获几百公斤玉米，家中5口人，仅靠这些收成难以维生。面对这毫无盼头的日子，他只得背起行囊，踏上外出打工的路。

背井离乡20余载，邓隆华盖房、进厂、下矿，在风雨奔波中摸爬滚打。凭着吃苦耐劳的韧劲与精明独到的眼光，他在矿产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，从异乡打工人到小有成就，日子过得安稳顺遂。虽然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，但他的心里反倒觉得空落落的，像得了“心病”。

“在外见到别人家乡路平田沃、屋舍敞亮，夜里合眼，在梦里这些美好光景都落在了水田沟。”邓隆华坦言，年岁渐长，梦中的家乡愈发清晰，他才明白这份“心病”原来是心底化不开的乡愁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水田沟人，他深知乡亲们生活不易，返乡筑梦、带动乡邻致富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2016年，邓隆华毅然返乡，创立安康华源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，立志改变家乡水田沟的面貌。他盯准乱石林立、杂草丛生的沟畔荒地，开启修田造地、建库兴业的征程。流转土地1200亩、林地2800亩，建成出栏肉牛200头、生猪

4000头的标准化养殖场；完成400亩土地整理，筑起蓄水量为2.7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，破解灌溉难题；打造550亩蜂糖李、水蜜桃等特色果园，让荒坡野岭披上“产业绿”。

“我当初离开是因为生活没保障、日子没指望，现在建农业园区，就是要让乡亲们看到希望，过上有盼头的日子。”邓隆华的话满是真情。为了带动村里群众增收致富，他主动邀请村集体以资金入股方式参与园区建设。园区建成后，每年带动周边100余名村民务工，实现户均增收1.1万元。

如今的水田沟，早已褪去昔日的贫瘠模样。层层梯田错落有致，金黄的作物与翠绿的林果交织成画；银色公路绕山而行，白墙灰瓦的屋舍点缀其间。阳光洒落，山风轻拂，山野的清灵与田园的诗意在此交融，昔日的穷山沟，俨然成了深山里的世外桃源。

邓隆华用实干改变家乡的梦想已经初步实现，而他前行的脚步却未停歇。家乡如何才能实现长足发展？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。每一次外出，他都留心观察，学习外地经验，在对比和思考中不断为家乡捕捉新的机遇。“家乡的景色这么美，搞乡村旅游一定是条好出路。”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和市场考察，这个想法在他的心底愈发清晰、坚定。

水田沟素有“一脚踏四镇，鸡鸣冠秦楚”之说，区位优势独特；这里农耕文化深厚，梯田景观壮丽，发展乡村旅游可谓得天独厚。更重要的是，旅游业能带来客流与消费，可以为



邓隆华和村民一起整理土地

乡亲们开辟更多元的增收渠道。

说干就干，邓隆华邀请专家前来实地考察、专业评审，全力推进旅游开发项目落地。在他的不懈努力和各级党委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好消息接连传来：2024年，水田沟获评市级水利风景区；2025年，又成功跻身国家3A级旅游景区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集自然风光、人文景观、农耕体验、梯田艺术于一体的综合型休闲景区，迎来八方游客，让水田沟的“致富路”越走越宽。

『苦点累点却能撑起一个家』

记者 周健

腊八节傍晚，安康火车站出站口卷起一阵冷风。裹挟着远方煤尘与乡情气息的杨海玉，紧了紧身上略显单薄的外套。查看手机上的工资到账信息后，他的脚步坚定而又急切，匆匆挤进了排队等候出租车的人潮。

“今年矿上放假早，可以提前回来过年，也能早点见到父母、妻儿。”杨海玉说。

1990年，杨海玉出生在汉滨区早阳镇大沟河村17组。这里是典型的秦巴山区，“住在山顶上，土地条件差，家里7口人，日子一直不宽裕。”回忆起童年，他语气平静却透着几分沉重。2008年，刚满18岁的他，像许多山区青年一样，选择外出谋生。

他的第一站是煤矿。“那时候是炮采，用炸药炸开煤层，再用铁锹装车，人力推车运出去。”杨海玉说，那是个纯粹拼力气的年代，“每天一身煤灰，除了牙是白的，外，全身都是黑的。”井下环境差，风险高，但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技能的农村青年来说，煤矿是少数能提供稳定收入的地方。“那时一个月能挣两三千，寄回家，家里日子就能好过一点。”

改变发生在2019年。得益于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，杨海玉一家搬到了安康城区邹家砭社区，住进了干净明亮的安置房。“老人看病、孩子上学都方便多了，这是以前不敢想的事。”说起新家，他脸上有了笑容。

但生活的压力并未就此卸下。对于习惯了在煤矿干活、收入相对较高的杨海玉来说，在家乡附近很难找到同等收入的工作。“在安康城区打工，一个月三四千元，还要顾家，根本不够用。”于是，他依然每年奔赴山西、贵州等地的煤矿，用井下劳作支撑着全家的新生活。“说不辛苦是假的，苦点累点却能撑起一个家。”他说。

2025年春节刚过，杨海玉再次踏上前往山西太原的列车。如今，他工作的煤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“现在是机械化综合开采，我的工作也是采面支护，主要是跟机械移架。”杨海玉介绍。在长长的机械化采煤工作面，随着巨型采煤机的推进，液压支架需要同步前移，以支撑顶板，防止塌落。杨海玉和工友们就是操作这些“钢铁巨人”的人。

“大部分时候劳动强度不大，盯着仪表，操作手柄就行。”他说，“只有在工作面推进到通道两端，需要人工搬运重型液压柱时，才需要使出浑身力气，一根柱子两百多斤，没点力气真不行。”

“支护不是纯粹的‘力气活’，要懂液压原理，会看顶板压力数据，判断什么时候移架、移多少，这些都有讲究。”杨海玉颇为自豪，“支护工在矿上算技术工种，收入比别的高。”

“和前些年比，真是天差地别。”杨海玉这样形容如今的工作环境。井下扬尘通过喷雾降尘系统得到有效控制；瓦斯浓度实时监测，超标自动报警；矿灯、自救器、防尘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齐全；安全通道、避难硐室、应急电话等设施一应俱全。“管理规范，制度严格，‘安全第一’不是一句口号。”他说。

生活条件同样今非昔比。矿上有食堂，一日三餐荤素搭配，20元管饱。宿舍是4人一间，单人单铺，床单被罩有专人定期清洗。“吃得好、住得干净，干活心里踏实。”杨海玉说。

技术的提升，直接转化为收入的增长。作为支护工，杨海玉每月全勤收入都超过一万元。“一年干上10个月，挣个十几万没问题。”杨海玉说。这笔钱，是全家生活的支柱，也是他未来的希望。

“大儿子上初中了，小儿子还在幼儿园，处处都要花钱。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倒还硬朗。想着趁他们还能帮忙照顾孩子，再干上几年，等孩子再大点，或许可以回家乡附近找点事做，但估计收入会少一大截。”他盘算着。

在煤矿务工近18年，杨海玉见证了整个行业的变迁：从粗放到集约，从险象丛生到安全规范，从拼人力到靠机械。他自己也从拉车运煤的“小工”，一步步成长为懂技术、有经验的支护“老师傅”。“煤矿上的活儿，大多数都干过，这里我熟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带着一种劳动者特有的踏实与笃定。

“等过完年，继续去山西。”采访结束时，他语气平静而坚定。对杨海玉而言，家，是安康城里那个温暖的安置房，是妻儿父母守望的灯光。但“立业”之地，却始终在远方深遂的矿井之下。那里有他的生计，有他熟悉的战场，也有他对家庭沉甸甸的责任。



返乡后稍作休息的杨海玉

43岁的李敏，像往年一样，乘坐火车从外地回到安康过年。

不久前，他刚在新疆哈密市的延东铜矿签下一份新的用工合同，成为一名吊车司机。与记者交流时，他语气平缓，话语不多，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经历。即便如此，从他的神情和举止中，仍能感受到一种长期在外打拼练就的沉稳与韧劲。

“咱们是默默做事的人，平时在家里也不太表达内心的想法。”说起自己，李敏只是腼腆地笑了笑，“因为我觉得做比说更有意义。”

我们采访的地点是安康城区一家土特产店。店铺不大，货架上摆满了茶叶、干货等土特产，角落里堆放着已经打包好的快递箱。李敏说：“开这家店是妻子的想法，既能照顾上小学的女儿，也能增加一份家庭收入。”

问及店名“老爬里”，李敏一边手脚麻利地整理着包裹，一边笑着解释：“‘老爬里’就是正宗的意思。取这个名字，就想着乡土味浓一点，听起来实在，大家也好记。”

近年来，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，身外他乡，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变成了最深的思念。通过网上下单购买土特产的人因此多了起来。春节临近，他店里的生意明显更热闹了。“附近小区的居民，基本上都加了微信。这段时间订单多，今天一早就发了2000多元的货。”他指着地上的包裹说，这些包裹将被寄往全国各地。寄走的何止是土特产，更是一份精心打包的乡情、乡愁。

从旬阳大山里走出的李敏，比谁都更能理解，每一份包裹里裹着多少沉甸甸的牵挂。

用辛勤汗水托起城市繁华

记者 李开武

进去的“硬功课”。

建筑工地上活，多是包干到班组或个人，作息时间可以自由安排，但工种间的配合容不得半点差错。“你的活没干完，别人的活就没法开展，误了工期，收入肯定要受影响。”蒋叙江说，每天工作9至10个小时是常态，手艺熟练时，每月能拿到8000到1万元工资。

谈及安全，蒋叙江的神色瞬间严肃起来。高空作业、重型机械、用电安全、钢筋切割、地板砖打磨……工地上每一项操作都暗藏风险。“公司现在管理很严格，安全基金、安全保险都给我们买了，但自己一定要小心，事故风险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。”他指了指头上的安全帽、身边的安全绳，这些装备，是他每天上工的“第一道防线”，也是家人的牵挂。

26年的安康务工生涯，蒋叙江在工地的临时活动板房里住了很多年。“现在的板房基本都是8人间，有空调、有淋浴间，设施比以前好多了。”说起工地的变化，他满是欣慰，但话锋一转，还是藏不住对家的思念，“我还好，能和老婆在一起。我们工地70多名工人，有50多人都远离妻儿老小，有的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。”

看着蒋叙江布满老茧的双手，那是岁月和汗水最真实的见证，每道细小的伤痕，都藏着一个故事，都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痕迹。他用这双手搬砖、砌墙、铺地，用一身力气，换来了家庭的安稳幸福。“我们建设这座城市，却好像又不属于它，每天都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，很少有机会去街上走走。但有时看着那些盖好的大楼，想到里面有我流的汗，有我的付出，也有我的收获，就感觉很幸福。”望着眼前鳞次栉比的高楼，蒋叙江笑了，眼角的皱纹里，藏着质朴的骄傲。

这位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26年的硬汉，谈起梦想时，眼



正在铺设地砖的蒋叙江

神瞬间变得坚定而温柔。“儿子在海口工作，是一名火车司机，女儿在深圳的一家企业做财务，他们都很听话，不用我操心。”他说，“我还得好好干，大城市里开销大，孩子们压力大，想给他们攒点钱，希望能帮他们在大城市安个家，让他们不用像我这样辛苦劳累。”

夜幕渐浓，华灯初上，蒋叙江和工友们结束了今天的劳累，陆续走向宿舍。远处的高楼灯火通明，霓虹闪烁，那些拔地而起的建筑，那些错落有致的天际线，正是他们一砖一瓦浇筑而成。他们用辛勤的汗水，托起了城市的繁华，自己却隐藏在繁华背后，默默耕耘，静静期盼。

奔波在春暖花开和严寒酷暑之间

记者 卜昊天

过去，乡愁往往意味着距离与不便。如今，随着物流网络和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，家乡的味道可以通过快递迅速抵达天南海北，春节返乡的路也变得更为通畅。“现在选择多了，有假期了还能坐飞机回来。”李敏感慨道。

回忆起多年前，刚刚外出打工时的春运，李敏仍然记忆犹新。“那时候没有这么方便，为了一张车票能‘挤破脑袋’，上了车也是人挤人。”如今从哈密返回安康，全程2000多公里，10多个小时便可抵达，购票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困难。

进入工程运输领域，并非李敏最初的选择。早年间，他毕业于安康一家艺术学校，学的是美术专业。毕业后他先进入物流行业，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货车驾照，就此与运输行业结缘。从货车到工程车，再到吊车、翻斗车，工地上各种车型他几乎都能驾驶。

“活儿是跟着项目走的，哪里有工程，就去哪里。”这是他对工作状态概括。多年下来，他逐渐在行业内积累了经验，工单也随之多了起来。工程项目有忙有闲，忙的时候接单跑工地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就回安康帮助妻子料理店铺，陪伴家人。

近年来，新疆基础设施和矿产项目加快推进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建设者。李敏所在的哈密市便是吸引劳动力聚集的城市之一。“这边工程多，运价也高一些。虽然离家远了点，但货源多，一个月能比之前多挣两三千。看着家里的收入增多，心里踏实。”

前往新疆之前，家里人并不完全清楚他的具体去向。直到动身前，他才向父亲坦白。“父亲以前在新疆当过兵，就



帮妻子料理店铺的李敏

提醒我那边冷，多穿点衣服。”尽管有心理准备，真正到了哈密，昼夜温差大和寒冷的气候，还是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加之工地离市区较远，闲暇时他基本上都是待在工地的营区里，通过视频与家人联系。

谈及未来，李敏的想法依旧朴实而清晰。他希望趁着自己还能干得动，再多赚些钱，一方面用于孩子的教育，另一方面打算回旬阳老家盖房，为将来的生活打个扎实的底子。“说到底，最终还是要回安康的。”他说，“家里让人心安。”